

微小说

我家多了一扇门

阎秀丽

我家堂屋的墙上，悬挂着一个条幅，上面写着“门”字。母亲说，那是老爸写的。

我在心里暗暗发笑。老爸没念过几年书，字写得很潦草，他把字放在这么显眼的地方，看上去不伦不类的，莫不是想当什么书法家？唉！

日子久了，我对这个字没了好奇心。直到有一天，老爸给我打来电话，说他和母亲又吵架了，因为一扇门。

对于父母之间的战争，我早已习以为常，漫不经心地“哦”了一声，随即一个泛黄的字从心底飘出来，让我又充满疑虑地问了一句：门？

你还是回来吧，你妈那脾气，哎呀呀！老爸的语气有些无可奈何。

我摺下电话，摇摇头。老爸是个暴脾气，当了几年兵，转业后，在县里的农机修造厂工作，成为车间的一名维修工人，退休后，舍不得厂子，转身又成了厂里的门卫。

也许是因为我的工作关系，接触人比较多，遇到点小事厚着脸皮找朋友帮忙，也能给解决，这也成了老家人嘴里的“能人”。而我，不过是公司里的一个小领导，手下管俩人。别人向老爸夸我的时候，我并没有从他的脸上看到高兴，反而阴沉沉的，有点吓人。

我不想看老爸天天对我拉脸子，索性就很少回家。他轻易不找我，这次却非比寻常，语气很严肃，说你再忙也得回来，要么你

就眼睁睁看着你你爸妈离婚吧！

我一听这话，可不是局部战争那么简单，赶紧放下手头的事，收拾东西就住家赶。

回到家中，母亲不在。老爸站在堂屋门口，指着院里的门说，这事就怪你妈。这门还是你小时候我找几块木板钉的，你看你都这么大了。

我愣了一下神儿，眼神飘向挂在墙上的字。老爸看我一眼，我赶紧收回目光，点点头，示意老爸把话题往正道上拐。

这门底下是烂了，修补一下也不是不能用……老爸的语气里带着一丝惋惜。

我打断老爸的絮叨，说，那就换个门呗。换个门我也就不说啥了，可是你妈胆子忒大，竟然背着我去找厂里的张主任，拿边角料给焊了一扇门，说不用给钱……出门口的时候，让我给拦住了。

我嘟囔了一句：您说您也是，人家主任出马，您还拦啥？不就是一门吗，多大点事儿。

你说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那是用嘴说的？平时我可以让她，就这事儿，绝对不行！老爸的眼睛瞪得溜圆，语气里带着愠怒。把厂子当大车店了？那还要我这个门卫干啥！门卫，门卫，就是大门的守卫！

老爸的脾气我知道，不能硬刚。我问：那后来呢？

后来主任来证明，我说那也不行，白拿公家的东西，就是厂长签字也不行。

这下您不仅把主任得罪了，厂长也给得罪了吧？您呐，真是老脑筋。

得罪啥？厂长批评了主任，还扣了他当月奖金，门也被当场扣下……

那这事就算过去了，那还让我回来干啥。这——这，咋说呢，就是你妈吧，回家跟我大吵一顿。这事儿我又没错，她倒好，不认错不说，还赌气跑回娘家了，这次我没拦着她。

我不禁莞尔。放心吧，我妈待不了几天就会回来。没啥事，我得回去了，公司有不少事儿等着我去处理呢。说完，我从车的后备箱里往出拿东西，有烟有酒，还有一些补养品。

老爸不再说话，盯着我，脸色越来越不好看，指着地上的一堆东西问：你啥时候学会抽烟的？还学会喝酒了？

这是——这……看着老爸的脸色，我竟然有些口吃，说不出话来。因为这些烟酒都不是我自己花钱买的。

老爸没有再看我，站起身子说，帮我把这门再修修吧，还能用。

我放下东西，默默地跟在老爸身后。老爸找来斧子、锤子、钉子，又找来几块木板，蹲在地上，开始修那扇门。我蹲在地上，看着他。

说句心里话，我很怕老爸突然间沉默。我尝试着想说句话，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一阵叮叮当当后，老爸直起身子，满意

地看着修好的木门，说，门修好了，乱七八糟的就啥也进不来了……

说完，深深地看了我一眼，转身进屋。

我心头一震，忽然明白老爸执意让我回来的原因。前一段时间他去我家时，经常有人来敲门，求我帮忙办事。因为这，老爸还生了气。

我跟着老爸进屋，搓着手，竟然不知道说什么好。

这个院子的门啊，得弄严实了，要不能进来鸡，能进来鸭，然后是狗啊狼啊，就祸祸得不像个家了……人呐，也得给自己安上一扇门！这门要是关紧了，心就干净了，睡觉都踏实……

我低下头，不敢看老爸的眼睛，说：您别说了，我有分寸，都是小事，不是您想的那样。

老爸盯着我，眼神像刀子：公家的事，没有大小之说。我当兵的时候，都能为国家把好大门，何况咱们家的小门！宁可平庸一辈子，也要干干净净做人！

我皱皱眉，平庸一辈子？像你那样？我有些不耐烦，内心更多的是不屑。

那你就没后悔过？我不甘心地嘟囔一句。

后悔？你爸就没干过后悔的事！说完，老爸摔门走了出去。阳光泼洒在老爸的身上，把我的眼睛刺得有些发痒，让人不敢直视。

我沉默良久，不再说话，默默地拿起毛巾，走到条幅前，把“门”字上的浮尘仔细擦去。

春日回音

(组诗)

吴东升

心事

很久没有走出去了

其实我和一场雨

只隔着一扇窗

几十年的心事，凝结在

这个微寒的早春

天空已布满乌云

这是一个大写的春天

我无数次抬头遥望

寄给春天的信笺

始终没有回音

我知道，没有消息

或许就是最好的消息

透过模糊的玻璃

很多事物不再清晰如昨

年轻时背诵的《春夜喜雨》

明明还能记得

一个人的等待，慢慢变老

梦里的影子偶尔掠过

都带着潮湿的气息

回眸

与许多人并肩走过

终究，还是只剩我一人

眼着一朵盛放的玫瑰

在时光里，静静枯萎

路过无数门口

遇见许多眼神

都在不经意间，悄然走失

跋涉，已是从前的自己

如今，只余百无聊赖的伫立

回眸处，夕阳缓缓沉落

我已不愿，再为一道风景落笔

绽放

河边的杨柳正在发芽

椅子上坐着两个人

安静地望着水

水很辽阔，也很平静

他们看水

看远方淡去的山影

整个上午，听不见鸟鸣

只有岸上的桃花

开成害羞的模样

这个场景如此熟悉

像青春曾经在这里

轻轻地绽放

怀念

吴家村的地头

还冒着丝丝冷气

我敬爱的树木、土地

仍在梦里

我看见它们静静梳理

整个冬季的沉寂

早春不早 若在往年

田野早已热闹起来了

我是替许多人来这里的

待我走后，我希望

这里会显露它应有的样子



本版插画 董昌秋

大凌河畔的早春

王波

芦苇丛中，新苇悄悄破土，嫩青的尖芽顶着枯黄的旧秆，在水畔轻轻摇曳。水鸟时而低飞，时而游弋，翅膀点过水面，划出一圈圈细碎的涟漪，给沉寂一冬的河谷，添了几分灵动生气。春水初生，春林初醒，辽西的山川河谷，都在默默酝酿着一场盛大的新生。

河岸之上，最动人的不只是草木生灵，还有渐渐忙碌起来的身影。田埂上、地头间，到处都是默默劳作的农人。有人背着犁，缓步走向田间，身影被晨光拉得很长，脚步沉稳，不慌不忙，像是与这片土地有着无声的约定。有人弯腰捡拾着田间残留的秸秆，一捆捆、一堆堆，码放得整整齐齐，细心清理着田地。还有人将积攒一冬的肥粪均匀撒在地里，一锹一锹，不急不缓，把肥力悄悄埋进渐松的泥土中。没有喧闹，没有张扬，只有双手与土地的亲密接触，这朴素而踏实的忙碌，正是早春最温暖的风景。

冻土渐松，地气回升，农具被擦拭得锃亮，心田里早已种下沉甸甸的期盼。农人用最古

老、最实在的方式备耕，一寸土地都不辜负，一缕春光都不浪费，只待气温再暖几分，便可破土耕耘，把希望一垄一垄种进泥土里。

堤坡间、灌木丛里，早开的黄花一簇簇绽放，不张扬、不艳丽，却在微凉的风里开得坚定。它们不跟桃李争春，不与百花斗艳，只是静静守在河畔，用一抹明亮的金黄，告诉每一个路过的人，春天真的近了。

世间万物，大抵都是如此。总有一段默默忍耐、静静扎根的时光，不被看见，却从未停歇。等霜雪褪去，地气回暖，便顺势而生，向阳而长。人生亦如这早春时节，不必急着喧嚣，只要心中有盼，脚下有根，熬过沉寂，自会迎来生机盎然的时光。

辽西的春天，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烂漫，而是一点点苏醒、一寸寸回暖。风渐柔，土渐松，水渐暖，人渐忙。大凌河静静流淌，滋养着两岸的土地，也见证着一年又一年的希望与耕耘。

记忆中的玉米茬子

张淑清

力量。春饼！在辽南地区，这是大家十分喜爱的食物。每年清明前后，母亲必烙春饼，父亲满面春风，斟二两小酒，一口春饼，一口酒，吃得津津有味，家里的气氛也和谐许多。

卷春饼的诱惑，给了我力气，我弓着腰，一鼓作气把母亲创好的玉米茬子，用土篮子装好，装在双轮车上。快晌午了，我造得像一个泥猴子，褂子和裤子沾满了泥土，嘴唇子上也有泥，抿一下嘴，全是泥巴。我用铁叉子摊开玉米茬子，晾晒。晚饭就可以烧玉米茬子，烧玉米茬子不倒烟，厨房也干净，好收拾。

我家每年春来，把七七八八的零散地块的玉米茬子拉回家。在东墙根紧挨着一棵梨树下，垒起一垛玉米茬子。母亲很有耐心，把茬子一颠一倒规规矩矩码齐，唯恐下雨淋湿了，上边遮一层塑料布抑或油毡纸。乡野人家对柴草垛很重视。大姑娘找婆家，买驴看圈，谁家要是有几垛柴火和草垛，就证明这家老人不懒，是过日

戏迷母亲

孙成文

“妈，我回来了！”记得十多年前，几乎每天中午和晚上下班后，我只要骑着电动车进了小院儿，边按着喇叭边这样朝屋里的母亲喊着。

但是得到的答应次数却是寥寥无几，起初时，我得不到应答，还以为母亲身体不适躺下了呢，就赶紧进屋看看，一看，母亲端端正正地坐着，戴着眼镜目不转睛地打着电视呢。再看看电视机，中央台的戏曲频道，正在播放着一个传统剧目……

看见我进来，她似乎从梦中被惊醒一样：“回来了，这么早啊？”

“早？你看看几点了？”我笑着指了指墙上的时钟。

“噢，是啊，下班了。”母亲有些不好意思了，看了一下时钟，她的眼睛里闪出了一丝歉意。

“这出戏太精彩了，以前只是听你姥爷讲过这里的故事，现在看到真的很亲切。”我惊讶于母亲对戏曲的痴迷程度，竟然没有了时间概念。

“饭在锅里，我做好了，你吃吧。”母亲边说眼睛又转向了电视。

“一个人吃饭多没意思啊，咱俩一起吃吧。”我边揭开锅边对母亲说。

“哎呀，你先吃吧，我看完了再吃。”母亲似乎有些不耐烦，依然目不转睛，方向锁定电视。我无可奈何，只好一个人吃午餐或晚餐了……

所以，后来等我再下班喊她的时候，她不答应，我就知道又是什么精彩的剧目吸引着她了……直到我逐渐失去了喊她的兴致。

母亲是戏迷，这确定无疑。我们很小的时候，偶尔闲暇，会听见母亲边做饭边哼着当时流行的现代京剧里的唱段。像《红灯记》里面铁梅和李奶奶的唱段等，有时候还听到不熟悉的唱段，后来才知道那是《苏三起解》。

母亲说，她喜欢戏曲，像我的外祖父。从她那里得知我的外祖父就是戏迷，时尚一点说叫票友。喜欢唱且字正腔圆，十里八村的都有他铁杆的“粉丝”。外祖父还喜欢把戏剧里的故事讲给母亲听，然后母亲在我们刚懂事儿的时候，再讲给我们听。那些故事里大多蕴含着一些善意的忠告、做人处事儿的原则、为国为家尽忠尽孝等朴素的道理，这些故事以及寓意在我们童年的心灵中就深深地扎下根，当然也为我们后来的成长中为人处事奠定了基础。

有一天晚上，弟弟从城里回来了，看见母亲专心致志地看着戏曲频道中的一个栏目“梨园闯关我挂帅”，弟弟也就跟着看了起来。当主持人向参赛者提出戏曲方面的问题时，母亲在电视前首先给出了答案。弟弟笑着说，老太太答错了。母亲有些急了：“不可能，这个故事你姥爷跟我讲过，我记得清清楚楚的！”

答案出来了，母亲答对了。于是她很得意地对我们俩说：“怎么样，别认为我老了，我的记性好啊！”

弟弟不好意思地给母亲点着一支烟，侧过脸对我说：“其实我也不知道答案，就是想唬妈一下，结果没唬住。”

我没说话，连连点头赞许。再看母亲时，她又集中精力关注着电视里的节目，边看边笑，与节目里亦庄亦谐的情绪连接到了一块儿……

有时候，母亲还就电视里的戏曲，饶有兴趣地给我们俩详细介绍戏曲的行当——什么小生、武生、花旦、老旦、青衣、花脸等。说心里话，我和弟弟对戏曲里的生旦净末丑行当的具体指向，真的不清楚。经过母亲的一番介绍，真的长学问了。第一次知道母亲还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由此，我和弟弟对母亲既刮目相看又深深敬佩。

母亲八十岁生日那天，外甥女牵头组织了一场家庭聚会，在我和弟弟的“怂恿”下，母亲无可奈何地跟着我们进了一家练歌房，为了提升母亲的兴致，做过歌手的弟弟，一口气给母亲演唱了五首现代京剧唱段，听得母亲笑逐颜开，连声叫好，之后又兴奋地喝了好几杯啤酒……

还记得我外出学习回来的一个傍晚，母亲从里屋走出来兴致勃勃地跟我说，下午在电视里看到一群老年人学唱京剧，唱得如何如何有味道，唱得如何如何开心……我跟了一句，那你就跟电视里的老师学着唱呗，反正也不用花学费，顶多花点电费，再说了你基础不错啊，会唱几段也不跑调啊。

母亲听我这么说，脸上交错的皱纹间绽满了笑意：“说的也是啊，我感觉我唱得比电视里那些学唱的老太太要好一些。”话语里透着自信和从容。

说完后母亲又回到了里屋，继续关注她的戏曲频道，看着她端端正正的坐姿、目不转睛的神态，我打心眼里高兴。浓重的戏曲情结让母亲开心，母亲的开心系着我们的开心。对于想方设法尽孝的我们来讲，还有什么能比得上让母亲开心更为重要啊！